

### 33 陷阱

「你有房子出租，」迪克對布萊恩說，他黑色的眼睛含有緊張神色，「不過，假如你瞭解我意思的話，我的主要興趣不在房子。」

「是的，我瞭解。」布萊恩以和善卻又堅定的生意人語氣說。

「我的一個朋友向我介紹過你。」

迪克身後的玻璃門，成拱型，倒寫的字是「布萊恩，房地產經紀人」。那幾個字像光圈一樣拱在他頭上，那情景很有趣。

「你的朋友已經打電話通知過我，迪克先生，我相信你十分值得信任，並且真正需要我服務。」但有件事務必記住，布萊恩告訴迪克的話是真實的，並且信任他的決定。否則，我不會聽其支配，何況，我還是個細心的人。

迪克勉強擠出一個不安的微笑，要談的問題，仍使他不自在。

「我認爲我們要談的事，最好是開誠布公地談，」布萊恩帶著輕鬆自在的微笑說，「你來這兒求我謀害你太太。你找對了地方，因爲那正是我的本行。多年來，它一直是我有利可圖——而且很安全的副業。」

迪克深深地歎了口氣，他內心的某個決定已經分解了。「好，布萊恩先生——這件事你能公開提出來談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告訴你，只要能大聲說，我憎恨我太太，又知道有人瞭解，我就渾身輕鬆。」

「迪克先生，我可不可以問，你們這種憎恨是雙方面的嗎？」

「哦，我太太也憎恨我，只是她並不掩蓋，總是以小事情發洩，事情雖協——」

「卻是絕對折磨人的事，」布萊恩代他說下去，「一位心中充滿憎恨的女人，她折磨人的方法是無止境的。我想依你的情況，你反對離婚？」

「是的，」迪克說，同時在寫字桌旁的椅子坐下來，「絕不考慮，我才不聽不瞭解情況的法官的判決而放棄一半財產。」

「你太太對離婚有何看法？」

迪克怪異地看著我，「我可以向你保證，她也不想放棄她的一半財產，她早在婦女運動之前就是一位解放的婦女。」

布萊恩問：「你太太對搬家有何感覺？」

「這點不用憂慮，」迪克向布萊恩保證，「她煩惱著，要換房子，已經煩了一年多，附近鄰居大吵，幾個有摩托車的小孩，把附近的路面弄壞了，她就是不能忍受吵嚷。」布萊恩站起來，走到角落的一個小酒櫃。

「來杯酒？」布萊恩問。「好，謝謝，假如有的話，來杯威士忌。」

布萊恩倒了兩杯指節高的酒，加了冰塊後，回到寫字桌，不經意地坐在桌角，低眼看著迪克。

「在我們談細節之前，我想我們應該談談條件。」布萊恩說。

「我的朋友說費用是三千元。」迪克說著，啜一口酒。

「現在是四千元，」布萊恩說，面帶微笑，「預付兩千，事後兩千。自從你朋友委託之後，一切都在上漲——房租、雜貨——」

「能除掉她，四千元是合理的，」迪克說，「假如你見到她，你就會知道我的意思。」

「我腦中要介紹給你夫婦的房子是在比德頓巷裏，」布萊恩說，「我相信你太太會喜歡，當你告訴她租金時，更應該有把握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可以帶她看房子？」

「假如你喜歡的話，明天，我陪你們去。現在一切講妥了，我會來部署，一直到你們夫婦住進去。然後，我需要的不只是時間。」

「那麼，月底前就可以開始行動——」

「別緊張，」布萊恩看著迪克的臉孔，現在他那張面龐並不迷人，因為他正含著愉快，陰沉地幻想著與他夫人的生活即將結束。

「有一點我不瞭解，」他說，曬成褐色的前額低下來，做成不快之色，「我要如何在那兒避開意外？就我所知，沒有人知道陷阱設在哪兒。」

「別擔心，你會正確地瞭解，」布萊恩說，吞下威士忌，「我在這一行是專家，迪克先生，我相信你也知道，不然，你不會來找我。」迪克沒有回答。

布萊恩的大膽言詞，略微使他尷尬；不過，布萊恩相信也會給他信心，那種信心是應該得到的。

「迪克先生，週三下午，我帶你和可愛的夫人去看房子。但一切決定時，我再給你如何避開不同『意外』的細節。」

迪克點點頭，喝完酒。布萊恩接過他的空酒杯，和他握手。

「那房子的門牌是『比德頓巷四三二號』，」布萊恩說，「如果你方便的話，四點整，我會在那兒恭候。」

「別擔心，」迪克說，「我們會帶第一個月，也是最後一個月的租金去。」

「還有，兩千元預付款。」布萊恩帶著友善的微笑提醒他。

他也回笑，「當然。」他說，好像已經忘記一樣。

迪克離開之後，布萊恩走到酒櫃前，給自己另倒一杯酒，心想：在真正的專業上，能再找到一個主顧，真太好了。

週三，當布萊恩在比德頓巷的屋子裏見到迪克夫婦時，對迪克太太略感意外。

她嬌小，迷人，不像她丈夫在辦公室所描繪的那樣狡黠。不過，婚姻中具有毀滅性的暗流，就像河流中危險的暗流，在平靜的表面下，看不見，卻具威力。那也正是為何暗流會具有危險性。婚姻中的伴侶，可能在他們真正領悟到暗流之危險性時，兩人已被沖開。不過，對迪克太太，布萊恩倒有一種感覺，她似乎是位聰明而且理性的婦人。

比德頓巷的房子，是座寧靜、風景優美的住宅，房屋坐落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，四周有許多樹。樓下有兩間臥室，樓上有一間娛樂室。小小的，精緻的，正適合迪克夫婦這種沒有孩子的中年人居住，當他們進入屋內時，迪克太太逕自進

入廚房。

她說，「還挺現代化的，在這樣古式的房屋裏，很難有這樣的廚房。」

「哦，古式房子有許多方便之處，」布萊恩說，「時下築屋不像從前，此言真是不虛。」

「房子有沒有地下室？」迪克問，態度誠懇而且自然。

「有，有個大地下室，附設儲水果的地窖，它以前是用來存放燃料的。它也可以當作酒窖。」布萊恩領他們下樓，帶他們看寬敞、乾燥的地下室，然後三人再回到樓上，查看其他的房間。

迪克太太看得很仔細，雖然對浴室的燈飾和壁紙有好印象，但仍吹毛求疵，苛刻批評。當她檢查大衣櫥時，迪克投給布萊恩心照不宣的眼色。

「你要多少房租？」當他們走回陰涼的前面門廊時，迪克太太問。

「頭一年，每月一百七十五美金。」布萊恩以含著希望的聲音告訴她，他和迪克都知道，這幢房子再加五十元也租得出去。

布萊恩看見她向迪克使了一個眼色，意思說，「我們租下來吧！」

「聽起來還算合理，」迪克說，「親愛的，你喜不喜歡這房子？」

「我想這正符合我們需要。」

「好，」布萊恩換上笑臉，「我們可以回我辦公室簽約。」

當他們向布萊恩的汽車走過去的時候，迪克太太回頭迅速一瞥，好像要向自己保證，她租到好房子。

但是迪克卻沒回頭，而是偷偷地把一隻裝有兩千元現金的信封塞到布萊恩手中。

※※※

那個週末，迪克來辦公室看布萊恩，進門的時候臉上掛著陰謀的微笑，似乎對他的小祕密感到愉快。

「房子準備就緒了嗎？」他問，同時，人在桌邊的椅子上坐下來，「你——確信會成功？」

「可以像扣手槍的扳機一樣確信，迪克先生，只是爲了安全起見，需要更多的耐心。假如一個步子走錯，或者第一次安排不順利的話，還有第二次，或第十次，甚至二十次。不過，終究會成功的。」迪克在椅中扭動。

「你以爲我還有耐心嗎？和她生活了十年，我仍數著日子，急於獲得自由。」

「我完全瞭解你的感受，迪克先生，」布萊恩伸手進抽屜，拉出一張字條。「現在，這是爲你開列的危險地區，指示你必須很小心地研讀，更小心地服從。這個單子在你背熟後，必須燒毀，對你而言，這個條子同一團黃金一樣有價值。」

「而她沒有這份圖。」

「完全正確，」布萊恩對他聲音中的蠻橫大爲吃驚，「現在，你必須在這兒默記，我不允許它被帶離辦公室。」

下一個小時裏，兩人重溫條子上的指示要點：不要踩踏地下室梯子的第二層，它被動過手腳，很容易斷裂，任何人踏上，都會跌到樓梯下面。

不要用爐子上左邊後面的火爐，它安有特別裝置，一點火，百分之五十會爆炸，一旦爆炸，其威力會毀壞周圍五尺內的一切。

第三，避免走後門廊上的右邊，否則，任何人踏上，會有地下室樓梯一樣的危險。

在開客房的電燈開關時，只碰開關，不要碰金屬的插座罩，不然會有觸電死亡之危險。

不要用附設在房子裏的自動洗衣機，它裝得不恰當，會漏電。

當迪克可以默記時，把紙條疊好，放在桌上，準備回頭燒毀。

「還有問題，你確信你安置的這些陷阱都不會被偵查到？」迪克不安地問。

「事前或事後都不會，」布萊恩自信地說，「我相信我在這絕無僅有的行業裏是專家，迪克先生，我為尊夫人意外所安排的技巧，是天下無敵的。」

「你有把握使它們看來都會像『意外』？」

「絕對有把握。」布萊恩聲音中沒有折衷之意。

迪克嘴角帶一抹很醜陋的微笑，堅定地點點頭，然後站起來。

「事後的兩千元你可以郵寄給我。」布萊恩說。

他站在門邊再次點頭，他的微笑更醜陋了。他自己開門走時，還說：「事後。」

布萊恩等候五分鐘，然後拿起電話，打電話給迪克太太。

布萊恩和迪克太太在一家餐廳見面，布萊恩向她解釋一切。

起初，她不相信，接著大為震驚，大為惱怒。非常的惱怒！

「我不能相信，像迪克那樣沒有骨氣的東西，居然敢試這種事。」她喃喃地喝著咖啡，「我沒有想到他是那樣恨我。」

「只有五千元價值，」布萊恩說，「那真正不算什麼。」

當她坐在那兒的時候，布萊恩看出：她越來越生氣，越領悟，越是冒火。

「而且，還沒有任何條件，」布萊恩說，「他根本不管痛不痛或快不快。」

「為什麼，那個流氓！」她咬牙切齒，「我會殺死他！」「我想你會的。」

迪克太太以狡黠的眼光看布萊恩：「現在，我知道你為什麼要告訴我了。」

「我想你不會花太多的時間。」

「你看錯我了，布萊恩先生，我不像我丈夫那樣心狠手辣，是個凶手。」

「提到你丈夫，你打算怎樣對付他？」

「怎麼辦？報警啊！」

布萊恩不經意地在咖啡裏多倒點牛奶。

「你知道，你無法證明任何事情，即使他坦白招供，他們絕不相信，或採取任何行動，你知道，我絕對不支持你們任何一方。」

迪克太太看著桌面，考慮布萊恩所說的話。

「實際上，迪克太太，你除了等候下一次，什麼辦法也沒有。」「下一次？」

布萊恩抬起兩道眉毛。「當然，你沒有期望迪克先生這次不成，就歇手吧？」

要殺害一個人，又要裝成意外，有的是方法，相信你知道。」

迪克太太有雙美麗的藍眼睛，那對眼睛直盯著布萊恩。「你是說，我唯一聰明的方法是，雇用你來安排那個狠心人的意外死亡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。不是這樣，就是離異。不過，即使那樣，我也擔心你的安全。」

「我說過無數遍了，布萊恩先生，我無意和迪克離婚，我也不會被你嚇得離婚。」

布萊恩沖她笑笑，握住她的手。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，迪克太太，假如我不告訴你的話，你先生很可能用我的技巧謀殺你了。假如治安當局事後知道真相，他們會懲罰他，可是，假如他在事情未成事實之前就受到懲罰的話，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免了。」

「代價呢？」

「迪克付我五千元，事前一半，事後一半。當然我收不到後一半的錢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我決定是否雇傭你。」

「嗯，我相信你會雇傭我，迪克太太。」

她做出的微笑，和迪克在布萊恩辦公室做的微笑是一樣的。

「我相信你是對的，布萊恩先生。」

於是，布萊恩衝她一笑。接著，他警告她，要很小心地下室梯子的第三層，爐子右邊前面的火爐，門廊的第二個臺階，通道的電燈開頭等等——時間很快就過去了。布萊恩看到比德頓巷的人命案新聞時，差不多兩個月過去了。

據報導，有個男人倚窗遠眺時，由於打過蠟的地板滑，居然使他跌落窗外。報導說，死者名叫迪克，他落地時脖子扭斷，當場死亡。

布萊恩放下報紙，指頭在社論版上敲打。可憐的布萊恩，一個呆得可憐的傻子啊！

下葬後的一個星期，布萊恩收到一隻封得緊緊實實的大信封，內裝有二千五百元。布萊恩相信迪克太太對這筆匯款思之再三，但她還是不願冒險。

錢收到後不久，迪克太太又給布萊恩寄來一封信，信上說，因為丈夫死亡，所以她決定搬回佛羅里達州和她的家人一起居住；這種情況下，她相信布萊恩不在意毀她丈夫生前的簽約而退租。布萊恩收到信時，她已搬走。

布萊恩猜想，迪克太太是要我趕緊到比德頓巷四三二號，去清除所有的陷阱。

但是他又想：我是不會去的；我不會傻到真去部署那些「陷阱」，不論多麼小心，陷阱總會留下痕跡，而且可能留下不利於我的證據。

要知道，布萊恩先生向來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。毫無疑問，迪克是從樓上窗口被推下去的，那得有很大的力氣和勇氣，他們夫婦是貌合神離地住在那屋裏。

其實，比德頓巷的房子什麼陷阱也沒有，根本不必要有——憎恨和恐懼造就了一切。

------(完)